

劍橋語彙

(增訂本)

金耀基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8720-8



9 787101 087208 >

定价：24.00元



劍橋語彙

(增訂本)

金耀基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语丝:增订本/金耀基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9

ISBN 978 - 7 - 101 - 08720 - 8

I. 剑… II. 金…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2880 号

书 名 剑桥语丝(增订本)

著 者 金耀基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frac{1}{2}$ 插页 10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720 - 8

定 价 24.00 元

“语丝”的语丝（代序）

董桥

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奔奔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金耀基兄谈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说他一向要人“像人一样”去应付时代的问题，意思也很浅显，说的还是人心中那一星温情；他听出德国小城的钟声分外悠扬，竟也蓦然忆起剑桥大学圣约翰书院的钟声，忆起华兹华斯的诗：“那钟声，一声是男

的，一声是女的！”学术处理的是时代中“人”的课题，学者论学不敢动之以情，终致痴骏，泥足虚境，直是自寻短见。

我读金耀基论学论政论人的著述，常会想起程明道的话，相信学者的确须先识仁，笔底一字一句于是浑然与物同体；这不是说做学问先要“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而是说学者要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是非之心，然后经纶宰制，文章与天下相驰骋。耀基兄写《剑桥语丝》，写《海德堡语丝》，应的正是这个因果，难怪无意得之却篇篇得意，都成温情所寄的妙品了！

二

Maxime Feifer 写过一本谈观光史的书，提到诺曼底 Mère Poulard 客栈的炒蛋。那天，游客都在客栈饭厅里吃晚饭，突然，大家一窝蜂跑去炉边围观一个年轻厨子炒蛋。她说，厨子的手艺毫无特别之处，只因客栈当年的老板娘以炒蛋出了大名，如今虽然早就过世了，家传炒蛋一样令游客慕名而来。她说，观光客一向自甘给旅游手册牵

着鼻子走，客地的寻常景物，终于都蒙上一层神秘的异国情调，祖传秘方变成神话了。耀基兄不是游客，他身在客地，却始终没有堕落成围观炒蛋的观光客。他是个“异乡人”；是个文化香客。游客但求把自己摄进风景明信片的彩色神话之中；“异乡人”则宁可用自己胸中祖国文化的酒杯，去品尝别种文化的神韵。他天天傍晚到海城咖啡馆去，“主要还是贪图个闲静，倒不是故意找那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境；其实，在现代社会，谁又不是‘异乡人’呢？”他说。

文化香客进香之余，既可领修典籍，讲社会之学，又可联想翩翩，踩沙沙的落叶。黄公度光绪初年奉使随槎，在日本住了两年，与日本士大夫交游，又讲其书、习其事，写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都浑稽博考，卓尔自成一家言，赢得知堂老人佩服他“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我读金耀基的《剑桥语丝》，读《海德堡语丝》，都曾无端觉得那是英德两国的一段文化学术史，兼且游览政治社会之今昔风貌，其中温情所寄之处，更十足是一组杂事诗！昔日袁中

道论文章得失，至今读来不嫌其旧：“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三

金耀基的高文大册我一一读过，《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大学之理念》等，的确都是老得非常漂亮的学术著作：“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谬误，可以祛疑惑。”可是，作者既受过剑桥 Don 的熏陶，成了“在历史中漫步的人”，当然也就不难欣赏各种性情的书和读书人：“你不止在图书馆可以看到傅斯年式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那种严肃的、执著的读书人；也可以在剑河垂柳下、格兰斯德草野上看到林语堂式的一边看浮云流水、一边抽板烟阅书那种飘逸不泥的读书人。”这样，他既写得出高文大册，也写得出小文小说。

Julian Evans 编过一部纪游短篇小说集，集名叫 *Foreign Exchange*，收了十个短篇，背景分别是墨西哥、古巴、希腊、诺曼底、科西嘉、所罗门群岛、安普利亚和前苏联等。编者在序文里说，写这些纪游短篇故事起因于一种简单的概念：所有纪游之作都有杜撰的小说成分（all travel writing is fiction）；此说虽然夸张，可是，环顾古今中外写游记写得好的作家，大半不是诗人小说家，就是笔底常带温情的散文家，拜伦的 *Road to Oxiana*，Norman Lewis 的 *A Dragon Apparent*，Patrick Leigh Fermor 的 *Roumeli*，读来都生动如小说；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自见幽趣，《徐霞客游记》处处是绮丽的联想，杨銜之的《洛阳伽蓝记》冷笔热笔收放自如；至于当代西方小说家如索尔·贝罗、保罗·瑟洛的游记，内地散文家黄裳的《金陵五记》，文学加工之老到，也实在可观。

说游记有杜撰的成分，指的想来不是作者向壁虚构，无中生有，而是触景生感的那个“感”字，恰似夏承焘纪游长短句里说的：“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

北阑干半夕阳！”杜撰的不是“杯水”，是“名淡”；不是“村茶”，是“酒香”；不是“征雁”，是“愁边”；不是“山”，是“感”。这好像耀基兄在《剑桥语丝》自序里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不时有“诗的冲动与联想（我不会吟诗，但在剑桥时，我确有济慈在湖区时的那份‘我要学诗’的冲动）”。他的文字刚里带柔，早入了品，绝非偶然！

四

可是，游记写“感”最忌陈烂。张岱《西施山书舍记》说土城以西施得名，是造园者一肚皮学问典故无处着落的明证；匾额如“响屐廊”、“脂粉塘”，门帖如“沼吴伯越”、“锦帆苧罗”，把西施、范大夫句句配合，字字粘捻，见者无不哆噫欲呕！耀基兄的“金体文”掌握分寸最是恰巧，几股浓烈的浪漫情怀，都能忍住了笔以淡远取之。这是本事。

我常想，写文章像造园，要“借”要“用”，但不可伤其天然趣味：“后之造园者，见山脚有石，加意搜剔，未

免伤筋动骨，遂露出一片顽皮，是则好事者之过也。美人浴起，脱巾露髻故妙，而冠笄贴钿，亦未始不妙。”张宗子短短几句话泄尽天机，不由你不警惕。说到文章的“借”和“用”，在金耀基的两本《语丝》里完全见出造化来。他不讳言落墨之时总会联想起万里外的故国神州，甚至往往不知道笔下多少写的是德国，多少写的是中国：“人可以斩断‘过去’，但不能不生活在‘历史’中”，在艾墨尔的林边，他想起俾斯麦，想起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他写剑桥，感情也始终还是中国的：在阵阵书香的剑桥街头，他看到的是台北重庆南路飘香书城里的王云五；路过剑城古旧的高楼巨厦，枣红杏白的春意之中，他怀疑那是杜工部诗中的锦官，是太白诗中的金陵，是王维乐府中的渭城。

有了中国文学的涵养，他的文字没有病容；有了社会学的修业，他中年的看山之感终于没有掉进奔奔荡荡的虚境里去；有了现代社会异乡人的情怀，则他勇以针对人类的异化输注理性的温情。他在德国圣山的哲人路上见到几个少男少女埋头在满地黄叶中找栗子，依稀记起江南逃难

的童年岁月，在田野中剪野菜，在山溪里抓鱼虾，就是没有拣过栗子；于是，他也弯身用树枝在层层残枝败叶丛中，找起栗子来了：“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是文学的神韵，是社会学的视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历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笔底。

自序

这里印出来的十几篇文章，可说是一种因缘的记录。我以前从没有写过这类的文字，而在我去年的长假的研究计划中更没有写作这本小书的构想。但因为我去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剑（或称康）桥，由于她的不寻常的美，她的不寻常的迷人，我虽然无诗心文胆，也不能了无所动，也不由得不提笔写下我的所见所思。

去岁八月初，我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了为期一年的长假。不是刻意的选择或安排，我竟然在英国剑桥的克兰亚学院（Clare Hall）住了十个月，又在美国“新”剑桥的M. I. T. 作了两个月的访问，并且还先后去了剑桥的姊妹大学牛津和剑桥的姊妹城海德堡盘桓数日。我这一年的旅程似乎都与剑桥有缘分。而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除了是

关于剑桥的，就是与剑桥有关的牛津、海德堡以及与剑桥有血浓于水的关系的美国麻省剑桥。

这些文字不是严肃的论文，似乎也不能算是轻松的游记或一般小品。我不愿太受文体的拘牵，我只自由地、恣意地把我与剑桥的“晤对”的感受一一笔之于文。它们没有微言大义，但却是我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语丝。这些语丝，有的是感情上的露泄（但你无法在此享受到徐志摩笔下的浓郁醉意）；有的是历史的探寻（但决不是严谨的历史考证）；有的是社会学的分析（但却又不是冷性的社会学的解剖）；还有的则是“诗”的行动与联想（我不会吟诗，但在剑桥时，我确有济慈在湖区时的那份“我要学诗”的冲动）。不错，我的确很想勾勒、捕捉有形的剑桥之外的剑桥，那是雾的剑桥、古典的剑桥，历史的（发展的）剑桥！剑桥已经亭峙岳立地存在七百多年了。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曾以彩笔丽藻写过她；在我之后，必然还会有无数人继续去写她。剑桥是一“客观”的存在，但每个人笔下的剑桥都是他（她）自己的。面对剑桥这样一个中古大学城，这样一位“绝色佳人”，一千只眼睛会有

五百种的看法。

《剑桥语丝》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些窥见。或许更确切地说，那是我个人的一偏之见。诚然，有所见，乃必有所不见。我相信我已经很清楚地表露了我对她的偏好与袒爱。

这里我要谢谢李维厚基金会（Leverhulme）给我和妻的资助，它给了我一个到英国访问的机会。不是它，我们根本不会去剑桥。我也要谢谢剑桥大学的 Clare Hall，她提供了我和我的家人一个不能再愉快舒适而充满学术文化气氛的环境，没有她，我恐怕不能顺利地做研究写论文，也无法真正体认到剑桥的“内在的”生活格调，更不用说享受那种送夕阳、迎素月，与院士们论道说理的极致了。在此，我也愿意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表示谢意，它使我有了一次有意义的“从剑桥到剑桥”之旅。

面对《剑桥语丝》的篇篇小文，我不能不特别提出《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一个副刊的负责人高上秦先生和骆学良先生，是他们好意的“催逼”和雅量，使我这些语丝得能一一与读者见面。在写作的过程中，吾妻元祯及

友好佑之、耀东、坚章、允达、述兆和方正诸兄，以及识与不识的前辈先生（特别是无一面缘的张佛千先生）和青年朋友的反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业师王云五岫庐先生，不但远道来书谬许，还最先表示愿意将我剑桥诸文汇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书，这是我极为感念的。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已逾八十之龄矣）不但没有阻止我在“正业”之外写这类文字，更鼓励我多写，并且还要我一丝不苟地写。父亲是从来不认为有哪一桩事是可以不负责，可以掉以轻心的。没有父亲的督责，《剑桥语丝》将必然比目前这个样子更多缺点，更多错失。我在此以最诚敬的心情写下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戴之意。

机窗外，晨星渐隐，夜幕徐落，金光自东方冉冉吐露，两个剑桥已越来越远了。七二七载满了我二百六十五个日子的回忆，披览手上剑桥诸文的剪报，我似隐约又听到那三一巷传来的亘古钟声，又看见那晨曦中纤纤柳丝间剑河的冰清玉洁……

写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自旧金山东返的客机上

目 录

- 1 “语丝”的语丝(代序)
- 1 自序
- 1 剑桥所见所思
- 9 雾里的剑桥
- 20 剑桥之为剑桥
——漫谈剑桥大学的学院制
- 29 是中古的,还是现代的呢?
——谈剑桥的学院之性格
- 39 从剑桥到牛津
- 48 Don:在历史中漫步的人
- 58 剑桥一书贾